東風文學叢書

玉壁紅柳

李小巴著

2 036 6990 3

东风文学小丛书

大雁红柳

李小巴 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一九[illegible]年十月四日
圖書館

东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西安

东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4号
河南新乡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6·印张2 $\frac{4}{9}$·插頁2·字56,120
1963年10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1—39,000 定价：（5）二角二分
統一書号：T10147·201

出版說明

編輯和出版《东风文学小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及时地向广大讀者，特别是农村知識青年，推荐一批較优秀的文学作品，以便更充分地发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

《东风文学小丛书》大部分是陝西地区作家和业余作者的近作，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报告文学和文学評論等。

《东风文学小丛书》将陆續出版。欢迎作者、讀者們的热情支持和批評指正。

編輯部

目　次

戈壁紅柳……1
灯火……28
老五叔和他的儿子……5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戈壁紅柳

前些日子，我突然收到一位朋友从边疆寄来的一册手記。当我未翻閱之前，这个已经破旧的、染滿沙尘的本子，引起了我深深地沉思……

几年来，由于职业的关系，我跑遍了整个大西北，結識了許多风尘僕僕的年輕的地質战士。虽然他們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不过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大都重叠了。他們那种坚韧的性格，豪放的笑語，对祖国未来的憧憬，探索大地深层秘密的智慧和毅力，始終使我感到，他們是向大自然进行决斗的了不起的勇士！在祖国的建設事业中，我喜欢把他們的名字和祖国的鞍鋼，包鋼，玉門……連接在一起。不是嗎？每当我看見炼鋼工人举着藍色的探火鏡，在灼热的高炉旁边或

道："出鋼了！"或是站在原野上，望着拉滿粗大的油罐的列車，呼啸着駛向祖国的內地，我总是以激动的心情怀念着他們。于是那飞溅的鋼花，旋轉的車輪，逐漸使我的視线模糊起来，我仿佛又看見那些忍着干渴，唱着歌，在浩瀚的沙漠里为寻找新的石油构造而跋涉的姑娘們；看見那些立在祁連山頂，一手拿着标本，一手捧着雪水而痛飲的小伙子們；看見那个慣于冷靜沉思的戴着厚片眼鏡的老地質师……

我以无限渴望的心情，讀了这本手記的最初几頁；当我粗略地翻到中間的几頁时，突然有几片小小的綠叶从里边滑落下来。好久，我才辨認出这是几片被沙漠的风沙吹打而仍然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紅柳！这几片小小的綠叶像一星火种，点燃了我的記忆，使我整个身心又沉浸在那沙漠中最初难忘的日子里。

去年夏天，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坐汽車从戈壁向大沙漠的边沿馳去。那里有一支地質勘探队，他們正在为寻找新的油田构造而日以繼夜

地战斗着。我坐在司机駕駛仓里，整个卡車除了装满一些勘测仪器而外，只有我和司机兩个人。从早晨上車之后，我就和司机搞得滿熟。司机姓王，面孔长得很老，大概快到四十岁了。也許是因为沙漠上阳光的照射，他把沾滿油膩的帽子往前推了推，微微眯起眼睛。

这时卡車刚繞过一道突出的沙丘，我看見他的嘴唇干的几乎破皮了，就說："王师傅，停車喝口水吧！"

老王那眯着的眼睛仍然望着前方，老半天才說："不能停！"

最后我只好把行軍水壶打开順手递給他。他一手掌着方向盘，一手举着水壶喝了兩口还給我。

"你瞧，"他抹了一下嘴巴說，"駱駝草都不見了，还敢停！"最后他告訴我，长駱駝草的地方沙地实，风旋不起来。

車子拐过一道沙梁之后，太阳已經西墜了。眼前的沙漠驟然变成了一片閃光的大海，昏黃的天压着起伏的沙浪，迷迷茫茫沒有界綫。前边的

路线越来越难走，刚刚留下的轮印，轉眼間就被风沙埋沒了。随着車子的顚簸，我不知不覚地合上了眼皮。不知过了多久，車子突然停了下来，一个清脆的声音从窗外飘进来：

“王师傅，回来了！”

我睜开眼睛一看，只見一个姑娘从前边走过来。

“回来啦！怎么，今天又是一个人出来踏勘？喝水吧！”

“我这有！”沒等老王拿出水壶，那位姑娘已经把自己的水壶举起来搖了搖。

这时，我突然发現她那行軍水壶帶上插着一束小小的树枝，这对一个初进戈壁的人来說，在这一望无垠的沙漠里，能見到这一束小小的綠叶該是多么新奇啊！虽然那只是几片小小的綠叶，却給这荒漠沙原帶来了无限的生机。

当那位姑娘发現我是个陌生人之后，鑽心地看了我一眼，問：

“同志，第一次来吧？”

“是啊。”說完，一陣风沙刮来，吹掉她头

上那頂白色的太阳帽，两条辮子随即滑了下来。当她吐着滿嘴的沙尘微笑着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才发覚她那被风吹得有些黧黑的面孔是那样庄重，沒有一点稚气。而她那閃着青春光輝的眼睛，却使人在这干涸的沙漠里联想到明亮的泉水。

我看見她攀着車箱要上車时，急忙打开駕駛室的門說："到里边坐吧！"

"不，坐在上边凉快！"

"风大呀！"老王把头伸出来插嘴說。

"沒关系，习慣了。"她一边說着，一边把交叉背着的水壶、罗盘往身后紧了紧，跳上了車。

老王搖搖头对我說："这些年軽人啊，可剛强哩，有时候，风刮得人喘不上气来，可是她們还在唱歌呢！"

汽車开动之后，我問老王："她是搞地質的吧？"

"是啊，还是个分队长呢！"老王用夸耀的眼色望了我一眼，"据說这片油田就是她那个队

发現的。

我回过头来，透过挂满尘土的玻璃，羡慕地望着她那被落日的余輝染成金色的面影。她仰着头，双手举着水壶，那背帶上鮮綠的枝叶在风中猛烈地摆动着。……

到达地質队队部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下来，周围的几十座帐篷的窗子里閃射出淡黃的光亮。它們像无数只眼睛迎接着我，使我感到无限的亲切和喜悅。車上的那位姑娘最先跳下車来，沒等王师傅說話，她就引着我走进一座帐篷，会見了队长和老地質师。

这是一座較大的帐篷，从布置的簡单肃然来看，可能是一間临时会議室。我进来时，他們正在开会，地上围坐着七八个人。浓重的烟气充满帐篷，看来会已经开得好久了。队长是个热情的东北人，高高的个子，将近三十岁的样子。经过一番介紹之后，他叫我暫时躺在行軍床上休息一会，說会議馬上就要結束。

我坐在帐篷的角落里，仿佛进入了一个珍宝的世界。帐篷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奇形古怪的矿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标本，有的还閃爍着夺目的光彩。最后，不知为什么，我竟凝神地听起他們的会来。我看見那个老地質师展开一幅很大的地質图，对七八个年輕人講着："根据目前的地質資料来看，它的构造有希望向东南扩展，但是南边的工作搞得不够，还需要补做……"

这时站在老地質师身后的队长馬上接过来："那好么！工作越仔細，地質成果就越大，說不定明天这儿就变成了第二个克拉瑪依呢！"周围的人都笑了，煤油灯的光亮也在人們脸上跳跃起来。最后队长面向老地質师說："老罗，我看把这个任务交給小陶她們吧，明天早晨出发。一会你再把情况仔細地和小陶談一下。"

会散了，我走过去和老地質师握了握手，向队长提出了我的要求："我也准备和小陶她們出去跑几天。"

"不行啊，老李，还是先住在队部习慣一下气候。"

"沒啥，坐了一天車，已經习慣了！"

最后，队长說："那好吧，和这些年輕人坐

活几天，至少也年輕十来岁！”队长向前踱了几步，指着窗外的沙漠說：“老李，第一次来吧？——唔，沙漠看起来是荒凉单調的，可是这儿的人却不单調啊！他們的英雄事迹像沙粒一样多……”

老地質师推了推他的眼鏡，意味深长地說：“沙粒是不閃光的，可是这些年輕人的事迹却是閃光的！”

他們說完又笑了，这是不寻常的笑声，它像一把鈅匙，为我打开了极其丰富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唤起我急于探索他們心灵的願望。最后我才想起明天跟随的那个小陶不知是誰，便問：

“你們說的那个小陶是誰？”

队长馬上告訴我：“就是方才引你进来的那个姑娘。”

“是她？”

“就是她，叫陶玉紅，很有魄力……”

第二天，太阳还沒出来我們就出发了。陶玉紅这个分队共有十几个人，除了几个牵駱駝的队員而外，其余的人全都跑到前边去了。三峰駱

駝有兩峰馱着帳篷和仪器，剩下的一峰專为馱水。按工作天数計算，一共准备了五六天的水。

我和陶玉紅并肩走着。她身上背着背包、罗盘和水壶，穿着一身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工作服。她这一身裝束和稳重的步子，多么像一个奔赴前线的女战士。走着走着，我的視线突然又落到她那水壶帶上插着的枝叶上。于是，我好奇地問：

“小陶，你水壶上插的是什么？”

陶玉紅笑了笑，然后又收敛笑容郑重地告訴我：“这是紅柳，也叫沙柳，在沙漠里只有它能生长，沙埋不住它，风刮不倒它！”

“我們陶队长說，在沙漠里紅柳都能生长，我們还怕什么！眞的呀，一想到这些，嘴就不渴了！……”一个牵駱駝的名字叫周素芬的姑娘插嘴說。

陶玉紅不自然地笑了，停了一会說：“在沙漠里，水比血都珍貴，只要有了水，什么都不怕！”

一陣清脆的笑声从前边飘来，打断了我們的談話。我放眼望去，在这天地彷佛是渾然一体的沙海中，几个黑点在远方慢慢地移动着。他們走走停停，像是在用心地观察前面的地形，又像是在等候我們。三峰高大的駱駝——这些地質勘探队員忠实的伴侣，迈着闊步，踩着层层沙浪向前跋涉着……

將近下午的时候，我們才到达目的地。这时陶玉紅从背包里取出一张地形图，鋪在沙地上看了一会。原来我們还沒有进入沙漠的腹地，这一帶仍然是边緣地帶。根据情况猜測，似乎不久以前有人和駱駝从这里走过。陶玉紅直起腰来思索了一会，然后面帶悅色地指着前边不远的平地說：

"就把帳篷支在这！……說不定我們还能得到維族兄弟們的帮助呢。"

起风了！沙原上的气候是这样难以捉摸，当太阳还沒出来以前，这空曠的沙漠还使人感到有几分寒意；而当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吊在天空的时候，沙漠頓时变得如一个大蒸籠，灼热的风

夹着沙石向人們脸上扑来，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用手遮住眼睛抬头望着，只見远处的沙梁上旋起了一个个頂天立地的沙柱，宛如一只暴烈的黃龙，腾空而起；一个个沙浪向前涌动着，像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将沙漠揭去了一层，又揭去一层……

这浩瀚的沙漠像是因为我們的到来而被激怒了，还沒等我們站住脚，它就毫不留情地向我們展开了搏斗！……

刚刚支起的帐篷，沒等弯腰鑽进去，就被风吹翻了。有时，突然刮来一陣旋风，白色的帐篷就像海上鼓满劲风的船帆，飘出老远。年輕的勘探队員們一边吐着嘴里的沙粒追扑着，一边嘻嘻哈哈地喊着：

"刮吧，看你还有多大的劲头！……"

过了一会，风小了，沙住了；兩頂帐篷像兩朵美丽的雪蓮，第一次在这荒无人迹的沙海中綻开了！队員們有的摘下帽子拍打身上的沙土嬉笑着，有的故意抓起一把黃沙向天空撒去。此刻，在他們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那些仰着

脸望着天边的女地質队員們幸福地微笑着，她們是不是在想用最美的詩句把祖国藏着黑色血液的沙漠向远方的朋友尽情地描述？而那些偎依在帐篷里倒着鞋里沙粒的小伙子們，是不是在心底用最美的色彩絵制着沙漠的明天？……

当我的想像向更高更远的地方飞去时，突然被陶玉紅的笑語拦住了："老李，受得住嗎？"

"沒什么，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

"总是这样，我們每到一个地方，风沙就来凑热鬧！进来吧。"我随着陶玉紅弯着腰走进帐篷，她轉过身接着說，"大自然往往爱在我們面前耍威风，其实呀，它認錯人了，它不知道我們比它还厉害！"

是的，在这些年輕的大自然征服者面前，茫茫的戈壁，漫天的风沙，难忍的干渴，沙梁露宿的寒冷算得什么，这一切都像沙粒一样被他們踩在脚底！

太阳收歛起最后的一片光芒落下去了。在暮色里，我看見几个队員在篷頂上拉起一条天线。隔了一会，另一座帐篷里突然爆发出一陣掌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